

T2514/032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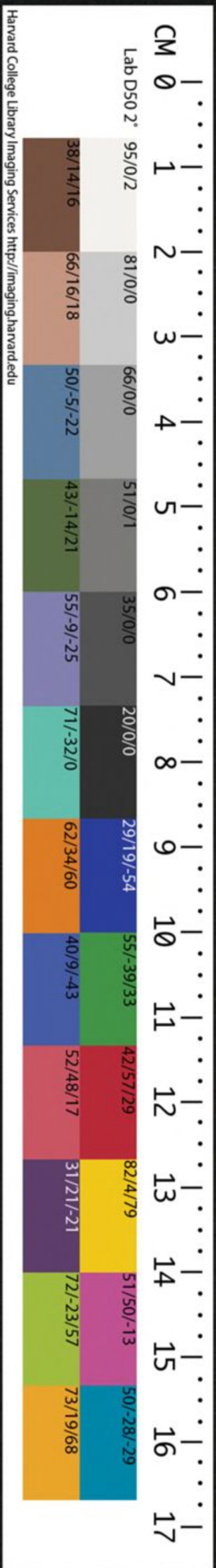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21

MAR 1 1954

冊數	書名	函號	部類
三二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	三架三四〇	總集

第二九九號



皇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一

通論

元帝不得正統

晉人君 汲公

陶潛阮籍 蘇軾

兩晉通論

晉風俗 子安

晉室之敗 東坡

魏狄亂晉 何去非

元帝不得正統

六一東晉論曰周禮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一

渡邊千鉄藏

通論

元帝不得正統六一

小江文庫

晉人君 溫公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陶潛阮籍 樂天 韓愈

魯直 子由 東坡

兩晉通論

晉風俗 子由

晉室之敗 東坡

夷狄亂晉 何去非

元帝不得正統

六一東晉論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

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

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夫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統耳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絕矣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琊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

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
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耳若乃
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
於一則晉之琅琊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
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
晉人君

溫公曰晉室旣衰中原雲擾戎狄腥羶之氣彌漫
河洛薰蒸岱華宮闕蕪沒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
疎屬遁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
之國於荆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
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

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
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者王導卞壺溫
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爲之臣也羣賢旣沒使道子
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乎

陶潛阮籍

樂天訪陶公舊宅詩曰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羶
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
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
爲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饑寒腸中食不充身上
衣不完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真賢云云不慕樽有
酒不慕琴無絃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柴桑古

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煙每逢
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魯直彭澤思陶元亮詩曰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
逃彭澤當此時沈冥一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
金刀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翫麟
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揮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
月閱江浪空餘詩句工落筆九江上向來非無人
此友獨可尚屬予剛制酒無用酌杯盞欲招千載
魂斯文或宜當 又書淵明責子詩後曰觀淵明
之詩想見其人愷悌慈祥雖戲諧可觀也俗人後
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所謂癡

人前不得說夢也

子由和淵明詩集序曰吾於詩無所甚好獨好淵
明之詩淵明所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
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詩人皆莫及也 云云嗟夫

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仇池
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
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
雖然仇池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
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
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與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
亦未足以論士也 云云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韓愈論阮籍陶潛曰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哉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所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

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晉風俗

子由曰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

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其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其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

達而天下賤守節，相承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張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道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道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暮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廣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

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於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之於世者內則諂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要之與行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晉室之敗

東坡晉論曰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動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遜不

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攻其上之所難夫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邪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

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者昔晉室之敗非天下之
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遜泊然
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常不適於用而
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
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
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
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飢饉
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
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
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
以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

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
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
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
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
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
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於君子至於後
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強食其甚
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
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
之故也哉

夷狄亂晉

何去非晉論曰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觀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非一朝之日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世而歷君者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觀其昭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之

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外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夫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傲而悅其向服也自內從而親之其爭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防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乘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納

呼韓邪之朝元帝時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爲
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
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之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
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
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
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
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
而河西之地鞠爲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
復大徙武都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
部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
半爲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

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氏也而居臨渭慕
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
華美而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
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
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
發於遲而爲毒深者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
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上而思返固
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
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
也自魏而上其間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
爲子孫後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

恐其不能鳩合而收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其種族而還之舊土彼將樂引輕去而唯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限後雖有警則無至乎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爲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有

及於此邪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爲天下者無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所隱之禍也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一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二

前趙

劉淵聰溫公

後趙

石勒虎溫公

前燕

慕容暉溫公

後燕

慕容垂溫公

前秦

符堅溫公

符洪溫公

符王溫公

符猛溫公

淮肥之戰何去非 子由

符堅禮慕容垂不殺 溫公

符堅以慕容評為給事 溫公

赦行唐公洛叛不誅 溫公

後秦

姚弋仲襄萇興泓 溫公

劉淵聰曜

溫公論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逢蠱起之衆輻輳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為臣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夸淫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為屠戮矣曜以

疎屬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埃之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亡也

石勒虎

溫公論曰石勒以胡羯殘隸崛起阜樞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斷喪晉室東擒苟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舉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

之威長驅伊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
昏然就縛遂兼其國奄有中區羌氏咸服其才不
有過入者能如是乎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之志
賊虐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陵人暴物窮
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為非天崩地陷則抱子弄
孫無復後憂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
家無噍類積惡不已舍滅亡何適哉

慕容厲嵩暉恪評

溫公論曰慕容氏世為君長保據海隅及鬼始大
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之鬼拊循勞
徠收其髦俊以贊國政遠奉王命以視大順務農

積穀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
啓土宇既承其遺烈恢大前功於是吞斷遼并宇
文俘高麗翦夫餘吞食幽并而與強趙為敵矣及
石氏內亂厲乘時而動驅厲精蓄銳之兵以掃離
散土崩之衆無不順風而靡遂走王午服張平戮
段翕擒冉閔左縈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暉之
立也太宰恪佐之內脩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
威行鄰敵及評為政如宗室勳賢之人逐之以資
隣敵君闇臣鄙以當符堅王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慕容垂寶盛熙德超

溫公論曰慕容垂以美才茂功不容於昏亂之朝

自歸於秦秦王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乘人之約亦足以小償其愧矣而垂之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向之如趨市故數年之間掉馬箠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寶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遁逃暮年之間蹙國殆盡子弟親戚翦爲仇讎進退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自投於仇人之懷終踞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天熙以一婦人之故遂亡其國彼何人哉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君

窮不能救盡喪其田而奪人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敗者不亡矣超以齊役之故輕犯強敵又不能善用其謀自取滅亡惜哉

符堅符洪王猛

溫公論曰石氏之強也氏羌之屬無不內從而爲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爲患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爲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卻桓溫遂爲強國堅以雄才英略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

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
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衆以
攻晉先爲之除官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爲羅中
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
俘囚降虜皆起而爲敵數月之間寇讎徧於四方
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
者皆咎堅寵信羌與鮮卑而伐晉彼皆求睹其迹
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持其强大易而無備
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又曰論者皆以爲秦王堅
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爲不然許
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
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此哉堅
之所以亡由驕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
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
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
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淮淝之戰

何去非曰慕容垂舉而以智克戰以順合而以奇
勝堅之爲是役也質於義順則犯考於奇智則拙
悖於其所興者三玩於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敗
亡而不救也所謂悖於其興者三者不懲魏人再
舉之退敗而求濟其欲於天命未改之晉一也忘

其夷虜之醜類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二也溺於鮮卑中我以禍而忘其為社稷之讎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於所以用者二焉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一也驕其盛彊足以必勝棄其大軍易敵輕進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吳王劫七國百萬之師而西不用田祿伯之言乃專力於梁以至於敗者惡其權之分也祿山舉范陽數十萬之衆而南不用何千年之畫乃併兵徐行卒以不濟者惜其勢之分也雖假息反虜敗亡隨之亦昧於兵之至數也趙括之論兵工矣雖其父奢無以難之然獨憂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王

邑恥不生縛其敵而徒過昆陽卒以大敗者以其用於易也惡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屬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勢之分則不以其兵假人無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將而將必敗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戰而戰必潰也蓋衆而惡分則與寡同強而易敵則與弱同出於衆強之名而居寡弱之實者其將皆可覆而取也夫東南之所恃以為固而抗衡於中原者以有長淮大江千里之袤也然而吳亡於前而陳滅於後者彼之動者義與順所出者智與奇也晉之取吳也二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五十萬

耳而所出之道八唯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所受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之所率者百萬之強而前後千里其爲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嘗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旣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躡踐惡在其爲百萬之率也使堅之師離爲十道偕發並至分壓其境輕騎遊卒營其要害將自爲敵士自爲戰雖主客之勢殊攻守之形異晉誠善距而卻我之二三則吾所用以取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勝還矣

嗟夫堅之於叛胡也固所謂鐵中之錚錚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難辨也蓋兵有衆寡勢有分合以寡而遇衆其勢宜合以衆而遇寡其勢宜分黥布反攻楚楚爲三軍以禦之而又自戰於其地布大破其一軍而二軍潰散吳漢之討公孫述以兵二萬自將而逼成都授其裨將劉尚萬人使別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將攻之漢尚俱敗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在其妙者雖少猶將分之以兵必出於奇而奇常在於分故也項羽之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爲四會之爲三是也至於兵大勢重而致潰敗者未嘗不在乎不分之過

也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此言其陣之分也以陣而必分則凡兵之大勢者可知也蓋兵大勢重分之則所趨者廣足以出奇而入自爲戰不分則所應者獨難以合變而身萃其敵將以其身萃敵而士不自爲戰求其無敗不可得也嗟乎人常樂乎大衆之率苟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雖至死而不悟者豈特爲符堅也哉又論淮淝之戰慕容垂叛曰荆揚雖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長淮大江之阻其俗輕易勁悍喜事爭亂自周之微爲吳越楚之僭強常以其兵服役

天下然其爲形勢非圖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爭故後世豪傑多乘中州之擾趨而據之自其爲孫氏之吳已而爲晉宋齊梁陳之代興雖不能徧撫二州之境然皆以帝號自娛抗衡北方而不爲下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國失政雖以重師臨之鮮有得志故魏武乘舉荆之勢以數十萬之衆困於烏林魏文繼之大舉獨臨江歎息而返符堅以秦雍百萬之強而臨淮淝一戰而潰唯其後世孱昏驕虐上下携叛而中州之主爲伐罪弔民之師則雖淮江之阻亦無足以憑負矣然而陳叔寶猶謂周齊之師嘗退敗於五至而不以爲虞是以晉武之

俘孫皓隋文之俘叔寶皆易於拾遺也而符堅不懲魏人之不濟乃欲申其威於天命未改之晉此其所以敗也雖然自古夷虜之強未有遂能并集天下於一統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訓其子孫使必無忘於歸晉而符融惓惓致戒於堅者凡以此也而堅昧於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爲愧而銳於東南之并違忠智之言收姦倖之計一舉而大喪其師寇讎因之遂亡其國不唯失天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也始堅以豪壯之姿奮於夷虜獲王猛之材以輔成其志業遂能自三秦之強平殄燕代吞滅梁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謂盛矣然而東

晉雖微衆材任事主無失德而堅乃哂衆圖之其廷臣戚屬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之讎欲以其禍中之求乘其弊而復燕祀乃力贊其起堅甚悅而不疑以爲獨與己合遂空國人舉而償於一戰返未及境而鮮卑叛羌共起而乘之身爲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昏悖矣夫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禍使之悅赴而不以爲疑而昧者常安投其禍雖死而不悟漢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將謝躬以兵數萬來屯於鄴光武忌之乃好謂之曰吾行擊青犢必破而尤來在山陽者勢當潰走若以君之威力擊之則成擒耳躬善

其言遂以其兵去鄴而趨尤來世祖卽命吳漢襲奪其城躬敗還鄴而漢殺之孫策之渡江也廬江太守劉勳新得袁術之衆而貳於策策深惡之時豫章上繚宗民萬家保於江東策語勳曰上繚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臨之無不克也勳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輕銳襲拔廬江而盡降劉勳之衆政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復燕祀於旣亡也夫與人爲敵乃受其甘言而從其所役未有不墮其畫中者也法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傳曰成敗之機在於善察人之言堅於垂之言也慮其所以爲利而不慮其所以爲害一失其機

於無以察人之言而遂至於喪敗人之於慮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堅之晚而昏悖自用雖景略之尚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子由亦論曰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功雖齊桓管仲不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也卒大舉伐晉敗于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旣反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

霸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爲深恥雖
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
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沖爲之將相君臣
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
情雖內無垂葭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
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垂姚萇及二
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此其舊
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
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
大雅之稱文王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商士膚敏裸將于

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文王用人其廣如此則堅
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
如何耳文武旣沒周公成王之際商之道孽猶與
管蔡間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克商
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
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
皆迭居成周而董帥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
芘商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旣歷三
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
安危惟茲商士由是觀之文王之用商人豈苟然
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得慕勝不

顧其後宜斃於萇垂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
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
文王雖未可覲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符堅禮慕容垂不殺

溫公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
戎吳得伍員而克彊越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
許攸而破袁紹敵國之材臣來爲已用進取之良
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
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而歸秦未有異
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取燕爲道而塞來者之門也
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

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猛
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
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符堅以慕容評爲給事

溫公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爲人除害
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
以喪其國國三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爲誅
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
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
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
得其道故也

赦行唐公洛叛不誅

溫公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弔於為逆行險徼倖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能無仁乎

姚弋仲襄萇興泓

溫公曰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得其耆艾豈非忠信之致然邪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適晉不容攻秦

見殺亦其命也萇藉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弑之其不仁甚矣興承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佛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肖亦與貽謀之未遠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二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三

宋武帝

武帝之志

子由

何去非

謝靈運惠連玄暉

樂天

子西

謝靈運陶淵明庾義城

曾直

文帝

謝晦徐羨之傅亮

子由

文帝誅劉湛等彭城王義康遜位出鎮豫章

溫公

詔豫章三妃四時祀二帝於青溪故宅用家

人禮

溫公

各賢確論卷六十三

劉凝之 東坡

明帝

明帝殺王或 東坡

順帝

王儉自比謝安 少游

通論

宋代晉 張謂

宋之人君 溫公

武帝之志

子由曰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伯者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

袁呂布劉表遂欲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

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志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婚姻而不敢掾羌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五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

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智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盡善也古之爲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知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尚可以爲仁乎惟其仁知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故予曰志有所在而不暇它慮焉何去非論曰天下之事日至而無窮而吾有以應

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因其機況乎爭天下之利
處兩軍之交不得其機以決之則事亦隨去矣蓋
機之爲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
會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機而起於機
爲妄赴後機而發於機爲失應古之智者於機未
嘗妄赴而亦未嘗失應是以御天下之事於一已
而權不移制天下之變於無窮而智不詘夫機有
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數至者待之
百年而無可乘之機則吾未嘗遲之而求於先發
居之一日而機數至則吾未嘗厭之而怠於必應
嗚呼人有至此然後可與濟天下之大業矣昔者

越王勾踐辱於會稽之栖迨其返國苦身焦思拊
循其民求有以報於吳也蓋七年而民求奮於吳
其臣遼同大夫種范蠡之徒止之以爲未覩其可
乘之機以發之也於是乎斂形匿跡以伺其隙者
凡十八年一旦吳王空國北從黃池之會遂一舉
而敗吳再舉而亡之西晉自永嘉之亂羣胡四起
而分中原元帝竄身南渡收區區之江左以續宗
祀而羣胡自相搏噬驟興驟滅百年之久至於符
堅并夷略盡乃空國大舉而圖江南遂及淝水百
萬之敗反未及國而慕容已燕之裔並起而乘之
垂收陝東而沖亂關右符丕坐困鄴城求我糧援

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饑死殆盡其黨潰叛退保中山堅冲相持其勢俱憊於斯時也可謂千載一至之機也晉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餘因泚水克敵之勢選師擇將而命二軍一軍北收鄴城以舉燕代一軍西趨咸陽而定關隴據舊都之固復七廟之墜鎮撫士民以殄餘虜則武帝之業一朝可復而大恥刷矣晉人撫機而不知發乃方出師漕粟以慰其求既而尺土不獲而師以喪敗此謝安以氣怯而失機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靈寶於舊楚定劉毅於荆豫滅南燕於三齊克譙縱於庸蜀殄盧循於交廣西執姚泓而滅後秦蓋

舉無遺策而天下憚服矣北方之寇獨關東之拓跋隴北之赫連耳方其入關魏人雖彊不敢南指西顧以議其後而秦民大悅以謂百年憤辱去於一朝相與涕泣而留之以其為漢室之裔乃以長安十陵咸陽宮室以動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悅附之民治兵蒐騎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舉荆豫之師發青齊之甲以與趙魏從事於中原則天下之勢不勞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屬之乳祿之兒引兵遠還無復顧慮大違秦民之望蓋一舉足而赫連躡踵以收關中如探物於懷間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機也察夫宋武

之心非以秦雍爲當捐而趙魏爲足憚也然其亟去而不顧者蓋以其艱難百戰凡所以造宋之基業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盧循乘虛而下幾失建鄴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議其後而爲盧循之舉也此所以輕捐關中而不顧也又其起於漁樵匹夫之微崎嶇轉戰以經略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師者徒欲成取晉之資而其志慮之所在亦曰代晉而已未暇爲王業萬世慮也使司馬氏卒不復見中州之定而羣胡遂爲不討之讎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機也嗟夫集大事者惡夫志卑而失機宋武兼之矣

謝靈運惠連玄暉

樂天讀靈運詩曰吾聞達士道窮通順冥數通乃朝廷來窮卽江湖去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爲山水詩逸韻諧奇趣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豈惟翫景物亦欲摠心素往往卽事中未能忘興論因知康樂作不獨在章句

子西書三謝詩後曰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原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

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謝靈運陶淵明庾義城

魯直論其詩曰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謝晦徐羨之傅亮

子由曰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惠公既入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

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說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與而天

亦不與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
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
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
其死乃迎立文帝既立三人疑憚羨之亮內秉朝
政晦出鎮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
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
王華孔胤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
亮據其逕路每以弒逆之禍激怒文帝文帝遂決
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胤
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
年其治為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

皇子劬生既壯而為商臣之亂華胤子之子孫無
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
劬嗚呼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
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
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
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以之比面挾震主之威據
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夫蔡廓之言
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
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

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
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
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而徐傅謝三
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文帝誅劉湛等彭城王義康遜位出鎮豫章

溫公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
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
湛權倖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
乎

詔豫章三妃四時祀二帝於青溪故宅用家人禮

溫公曰昔屈到嗜芟屈建去之以爲不可以私欲

干國之典況子爲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
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祖甯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
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劉凝之

東坡曰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屐卽與之此人後得
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着
屐麟士笑曰是卿屐邪卽予之鄰人後得所失屐
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
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明帝殺王彧

東坡曰宋明帝詔荅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

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
草亦碎於踐踏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
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
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明
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
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
客棊竟歛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
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取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
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
念者爲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
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

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景文名或

王儉自比謝安

少游曰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
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
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
謝安蓋自沉也以愚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
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
爲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
爲主婿女爲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
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
者也安之仕晉始爲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

出縉紳顧望不知所爲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玉室
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袁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
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
其爲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朓
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
梁王魯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大勢
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
大節如此愚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
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爲名流之所謂一
時之美一日之長奢污世而合流俗者也君子何
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

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
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
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
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
日而語哉宋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
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因義
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
論之則儉之爲人蓋可見矣

宋代晉

張謂曰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
已去聖哲拯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

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
尚屯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王周公
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
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
雄芟夷僭偽南摧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
巴蜀三方爲我有四海爲己任誠能秉汾陽之志
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爲翊戴指撝徐傳共致
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
章之地至今爲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威文
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
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晉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

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
寶禮義得之者難絕智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
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足道哉後之人運屬
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茲

宋之人君

溫公曰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於
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
草莽之間奮臂一呼兇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
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誓衆
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
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固縛遂汎

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
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躋於
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
勤於爲治子惠庶民足爲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
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
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于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
足邪及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忍得保首領以
沒於牖下幸矣何後之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三

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編髮之心發舒華夏之氣
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躋於
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措哉文帝
勤於爲治子惠庶民足爲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
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
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于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
足邪及以孝武之驕汪明帝之猜忍得保首領以
沒於牖下幸矣何復之有

